

傳抄古文「一」、「上」、「示」部疏證二十七則

林清源

摘要

本論文以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一」、「上」、「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一」、「元」、「天」、「上」、「帝」、「禮」、「禧」、「祿」、「祥」、「祉」、「福」、「祐」、「祗」、「禔」14字，合計27組傳抄古文字形，針對這些古文構形演變相關問題進行深度考察。

許多傳抄古文構形，乍看似乎難以理解，惟經細心考察，不難發現它們大多有理可循，有些是宋人在編纂古文字書時，將通假字、近義字誤釋為本字，有些則是古文在傳抄過程中，發生變形、訛誤、錯置等狀況，釐清這些表面亂象，當有助於正確認識傳抄古文的原貌及其學術價值。

關鍵詞：傳抄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

2019/2/27 收稿，2019/4/29 審查通過，2019/6/1 修訂稿收件。

* 此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傳抄古文字編》釋字校註」研究成果之一，計畫編號 MOST102-2410-H-005-036-MY3。

** 林清源現職為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DOI: 10.30407/BDCL.202006_(33).0007

A Study on Twenty-Seven Items with Radicals of “Yi”, “Shang” and “Shi” from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Lin Ching-yuan

Abstract

This essay is based on characters with radicals of “yi” (一), “shang” (上) and “shi” (示) included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Words* by Xu Zaiguo. It discusses in depth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fourteen characters: yi (一), yuan (元), tian (天), shang (上), di (帝), li (禮), xi (禧), lu (祿), xiang (祥), zhi (祉), fu (福), you (祐), zhi (祇) and ti (禔), which result in twenty-seven sets of transcribed ancient character forms.

The transcribed ancient character forms can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t first glance. However, up close examination, we can find rules to interpret them. The problems are sometimes attributed to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being mistaken for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tongjia zi) or synonyms by Song scholars when they compiled books of ancient characters. Sometimes they are caused by morphing, mistaking or misplacing of the characters during transcrip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can great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forms of the transcribed ancient characters and their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Hanjian*, *Ancient Script in Four-tone Rhyme-order (Guwen Sisheng Yun)*, *Rhyme Book of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Jizhuan Guwen Yunhai)*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一書，係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傳抄古文集大成工具書，為進一步研究傳抄古文帶來許多便利。¹緣此之故，本論文擬以《傳抄古文字編》「一」、「上」、「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一」、「元」、「天」、「上」、「帝」、「禮」、「禧」、「祿」、「祥」、「祉」、「福」、「祐」、「祇」、「禔」14字，合計27組傳抄古文字形，深入考察這些古文構形演變相關問題。

為便利讀者核對《傳抄古文字編》原書，每個古文前面均詳列該書字形資料出處。以第1節第1個字形為例，「0001.3.3」指《傳抄古文字編》第1頁、第3行、第3個字形，「《四》5.7《老》」表示《古文四聲韻》第5卷、第7頁轉引的《古老子》。²另為方便敘述，有時會以「△」符表示討論中的字形組。

一、釋「一」

(一) 0001.3.3 《四》5.7 《老》 弋

出土古文「一」字，有時會增添「戈」旁，作弋（《集成》9733〈庚壺〉）、𠄎（《郭店·緇》17）、𠄏（《郭店·窮》14）、𠄐（《上博三·彭》7）等形。³傳抄古文从「戈」的「一」字，始見於《古文四聲韻》5.7轉錄《古老子》弋字。在此之前，《說文》、《三體石經》、《汗簡》所見古文均从「弋」，不从「戈」。⁴據此可以推知，《古文四聲韻》所收字形，並不侷限於《汗簡》一書，且其溢出《汗簡》之外的構形，有些確實能與出土古文相合，證明它們來源有據，並非後人憑空杜撰。

¹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² 各種傳抄古文資料簡稱，請詳同上註，「凡例」。

³ 「一」字所增「戈」旁，疑由「戍」旁簡化而成。詳董珊：〈「弋日」解〉，參見：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7，瀏覽日期：2006年2月20日；趙平安：〈唐子仲瀨兒盤匱「咸」字考索〉，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71。

⁴ 从「戈」的「一」字古文，還屢見於其他成書年代較晚的古《老子》資料中，如《集鐘鼎古文韻選》5.5、《篆韻》5.11、《六書通》9.336、《廣金石韻府》5.8、《六書分類》1.1等處。詳徐在國、黃德寬：《古老子文字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

(二) 0001.4.1 《四》 5.7 《汗》 ㄣ

0001.5.2 《海》 5.10 ㄣ

黃錫全曾指出，夏竦《古文四聲韻》係以郭忠恕《汗簡》為基礎，擴大收字範圍而成，該書內容與《汗簡》同者多抄錄自《汗簡》。⁵據此推論，《古文四聲韻》註明採錄自《汗簡》的字形，按理來說，《汗簡》該字條也應收錄此一字形，但比對這兩本字書同一字條所收字形，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全然如此，且其成因不一而足。

以「一」字為例，無論是出土古文，或是傳抄古文，獨體「一」字皆作一道平直長橫畫之形，唯有傳抄古文△字，《古文四聲韻》5.7 作ㄣ、《集篆古文韻海》5.10 作ㄣ，呈現由左上向右下書寫的「ㄣ」形斜曲畫，構形較為特殊。《古文四聲韻》5.7 註明ㄣ轉錄自《汗簡》，然而《汗簡》「一」字收一（0001.2.2 〈汗目〉）、𠄎（0001.2.3 《汗》 1.3 《尚》）二形，未收ㄣ形。這組例證頗具啟發性，可促使我們反思《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傳承關係。

傳抄古文「二」、「三」、「四」這三個字，均可由「一」形部件積畫而成，構形理念相通，當可互為佐證。茲以《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三書為範圍，扣除假「參」為「三」，以及非積畫形的「四」字之後，將其餘「二」、「三」、「四」字的古文彙整表列如下：

表 1

例字	《汗簡》	《古文四聲韻》	《集篆古文韻海》
一	一（0001.2.2 〈汗目〉） 𠄎（0001.2.3 《汗》 1.3 《尚》）	一（0001.2.4 《四》 5.7 《孝》） 𠄎（0001.3.2 《四》 5.7 《老》） 𠄎（0001.3.3 《四》 5.7 《老》） 𠄎（0001.3.4 《四》 5.7 《尚》） ㄣ（0001.4.1 《四》 5.7 《汗》）	𠄎（0001.4.4 《海》 5.10） 𠄎（0001.5.1 《海》 5.10） ㄣ（0001.5.2 《海》 5.10）

⁵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5。

二	二 (1353.1.1《汗》6.73) 𠄎 (1353.1.2《汗》6.73 《尚》)	𠄎 (1353.1.3《四》4.6 〈貝〉(《說》)) 𠄎 (1353.1.4《四》4.6 〈天〉)	𠄎 (1353.3.1《海》4.4) 𠄎 (1353.3.4《海》4.4)
三	三 (0020.1.1〈汗目〉) 𠄎 (0020.1.2《汗》1.3 《尚》(《說》)) 𠄎 (0020.1.3《汗》1.3 奇)	三 (0020.1.4《四》2.13 《孝》) 𠄎 (0020.2.1《四》2.13 〈貝〉(《尚》)) 𠄎 (0020.2.2《四》2.13 〈雲〉) 𠄎 (0020.2.4《四》2.13 《汗》)	𠄎 (0020.3.3《海》2.28) 𠄎 (0020.3.4《海》2.28)
四	三 (1456.4.2《汗》6.73 《尚》)	三 (1456.4.4《四》4.7 〈天〉)	三 (1456.6.2《海》4.5)

出土古文「三」字及其異體「𠄎」字左下所从「三」旁，兩周金文偶見作三道由左下向右上書寫的平行斜畫、⁶秦系簡牘偶見作三道由左上向右上書寫的平行斜畫，⁷除此之外，其餘基本上皆作三道由左向右書寫的平行橫畫。反觀傳抄古文「三」字𠄎、𠄎、𠄎、𠄎等形，其筆畫都是由右上向左下書寫，依形應隸定作「𠄎」，構形特徵迥異於「三」字，二者應非一字之異體。傳抄古文「三」字的「𠄎」形寫法，始見於《汗簡》1.3所錄奇字，郭忠恕注云：「𠄎，思廉切。奇字亦為三。」古音「𠄎」在山紐侵部，「三」在心紐侵部，彼此聲近韻同，當可互作通假。⁸奇字以「𠄎」為「三」，當屬音近通假關係。

「二」字、「四」字及「貳」字所从「二」旁，無論在出土古文中，或在《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傳抄古文中，皆作數道由左向右水平書寫

⁶ 例如，《集成》2458〈中作且癸鼎〉作「𠄎」、《集成》4241〈夔作周公簋〉作「𠄎」、《集成》10478〈兆域圖銅版〉作「𠄎」。

⁷ 例如，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簡3作「𠄎」。

⁸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10，「三通參」；頁1013，「參通𠄎」。

的平行長橫畫，直到成書年代較晚的《集篆古文韻海》，才開始出現寫作平行斜曲畫𠄎、𠄏之例，這種新構形前無所承，疑為杜從古援用《汗簡》奇字以「彡」為「三」之例，自行類推改篆而成。

「一」字的構形理據，當與積畫形的「二」、「三」、「四」字相通，後三者都不是由「ㄣ」形斜曲畫組成，所以「一」字也不太可能寫作「ㄣ」形。△字的ㄣ、ㄣ形寫法，疑非「一」字，而是「乙」字。「乙」字，出土古文作𠄎（《合集》28195）、𠄏（《集成》1834〈耳衡父乙鼎〉）、𠄐（《侯馬盟書》194：12）等形，傳抄古文作𠄑（1464.6.3〈汗目〉）、𠄒（1464.6.4《汗》6.79）、𠄓（1464.7.1〈磚〉）等形，構形特徵與「一」字△形寫法一脈相承，「一」、「乙」二字，古音同屬影紐質部，當可互作通假。⁹北齊〈趙桃口婁造像記〉有「敬造石像ㄣ堪」一語，〔清〕王昶《金石萃編》按語云：「一堪作ㄣ堪，與他碑別。」此處「ㄣ」疑即「乙」字，「乙堪」應讀作「一龕」。¹⁰此例反映借「乙」為「一」的現象，至遲可上溯至南北朝時期。至於當代公文書和商業文書習慣以「乙」代「一」的現象，係因「一」字筆畫簡單，容易遭人竄改，基於防偽考量，遂改用構形較為特殊的「乙」字代替，具體情況與古代漢語借「乙」為「一」現象有別。

二、釋「元」

（一）0001.6.4《四》1.35〈雲〉𠄔

0002.2.3《海》1.17𠄕

「元」字古文△形寫法，於正立人形腋下還有一組「八」形短斜畫，整體構形神似「亦」字，尤其《集篆古文韻海》1.17𠄕形，幾乎已與「亦」字𠄖（1026.7.4《石》23下）混同無別。《古文四聲韻》所收古文主要承襲自《汗簡》，但《古文四聲韻》「元」字△形寫法卻未見於《汗簡》，具體來源待考。

王丹推測△形應來源於吳國金文，如〈攻敵王夫差劍〉「元」字𠄗、𠄘之類形體，認為吳國金文「人作正面形且向上穿出頭頂的橫筆，若兩臂與人

⁹ 馮其庸、鄧安生：《通假字彙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16，「乙通一」。

¹⁰ 〔清〕王昶：《金石萃編》（清嘉慶10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1805年），收於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卷34，頁569。

體分開即成𠄎形」。¹¹惟《古文四聲韻》1.35△字所从人形部件作𠄎，應是取象側立人形，與𠄎、𠄎所从正立人形明顯有別，難以證明它們是一字異體關係。

周翔主張△字應是𠄎（0001.6.3《四》1.35〈雲〉）、𠄎（0002.2.4《海》1.17）之形訛，認為這是由兩個「元」旁上下堆疊而成的繁構寫法，兩個「元」旁頂端所从短橫畫若皆訛作豎畫，且下面那個「元」旁所从長橫畫若與其下方兩撇相連訛成「∩」形，全字即可訛寫作△形。¹²此說所述△字構形演變歷程太過曲折，且未提出平行例證，殆屬個人臆測之辭，欠缺說服力。

《古文四聲韻》1.35△字所从𠄎形部件，與該書所錄〈雲臺碑〉「元」字作𠄎（0002.1.1《四》1.35〈雲〉）基本相合，二者樣取象側立人形，唯有頂端贅筆寫法略有不同，前者作短豎畫，後者作小圓點，而古文字短畫與小圓點往往互作，所以△字所从𠄎形部件應可確認為「元」字異寫。《古文四聲韻》1.35轉錄《古老子》「源」字作𠄎（1141.5.3），《集篆古文韻海》1.17「源」字作𠄎（1141.7.1），這兩個例子顯然皆為「元」字，在此則是假「元」為「源」，而此二形頂端所从贅筆，《古文四聲韻》作小圓點，《集篆古文韻海》改作短豎畫，正好可以作為△字頂端所从贅筆構形演變之佐證。¹³

△字在「元」字𠄎形寫法基礎上，於人形腋下所增「八」形短斜畫，既不具表音、也不表意，當為沒有具體功能的贅件。此類增添「八」形贅件的構形繁化現象，在出土古文、傳抄古文中皆有類似例證，如包山簡「豫」字，本从「予」聲作𠄎（簡7），也可繁化作𠄎（簡163）、𠄎（簡11）；又如傳抄古文「士」字，《古文四聲韻》引《汗簡》作𠄎（0036.2.3《四》3.7《汗》），而《汗簡》另有𠄎（0036.1.3〈汗目〉）、𠄎（0036.1.4《汗》1.4）、𠄎（0036.2.1《汗》1.4《裴》）等繁構寫法。

《集篆古文韻海》1.17「元」字共收錄5個古文，其中於人形腋下增添「八」形短斜畫者，除了上述𠄎（0002.2.3）之外，另有一個作𠄎（0002.3.2），




¹¹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68-69。






¹² 周翔：〈傳抄古文考釋札記〉，《語文月刊》2013年第3期，頁41。





¹³ 「源」从「原」聲，「原」、「元」二字古音同屬疑紐元部，此二聲系當可互作通假。詳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735，「元通原」。

但後者在《集篆古文韻海》的三個不同抄本中構形略有歧異，分別寫作如下形體：¹⁴

表 2

〔明〕龔萬鍾本	〔清〕項世英本	〔清〕《宛委別藏》本
		

龔萬鍾本傳抄時間最早，一般而言，較能保存古文原貌。由龔萬鍾本來看，此字頂端原作一道長橫畫，用以表示人之頭部，其上又再贅加一個小圓點，構形特徵與甲金文「元」字（《合集》27894）、（《集成》5〈天尹鐘〉）等形基本相合，且中豎畫兩側同樣贅加「八」形短斜畫，與△字人形腋下所从贅件無別。據此推論，龔萬鍾本形寫法，應是△字、形寫法的變體，只不過左下角表示手形的部件，疑受右下角表示人體部件的影響，產生自體類化現象，寫成左右對稱結構，以致側立的「人」形訛寫如正立的「大」形。

古文字圓點與短畫經常互作，《訂正六書通·先韻》所錄名印「元」字古文作,¹⁵形腋下也有兩個小圓點贅件，構形特徵與「元」字形雷同，二者當可互證。至於《集篆古文韻海》項世英本、《宛委別藏》本此字，所从人形兩臂下垂，已與正立的「大」字無別，再搭配人形腋下的「八」形贅件，整體特徵更加趨同於「亦」字（1026.7.4《石》23下）、（1027.1.1〈陽〉）等形，極易產生混淆。

¹⁴ 《集篆古文韻海》現存三個抄本：一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2年（1523年）龔萬鍾抄本，二是《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清嘉慶元年項世英抄本，三是《委宛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抄本。龔萬鍾本書末題識云：「時嘉靖癸未歲仲禮吉旦假抄本訂正重錄武陵伯子龔萬鍾識。」據此可知，在龔萬鍾本之前，當有年代更早的抄本。黃雅雯曾對《集篆古文韻海》做過專門研究，可惜全書皆將「龔萬鍾」的「鍾」字誤植為「鐘」，應予訂正。詳黃雅雯：《〈集篆古文韻海〉文字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23-24、33-34、40-53。

¹⁵ 字書若有標示部首，韻書若有標示韻目，為了避免行文繁瑣，一般不再逐一出注。

(二) 0002.1.3 《四》 1.35 《汗》 𠂔

《古文四聲韻》1.35 轉錄《汗簡》「元」字𠂔形，惟「元」字此形既未見於出土古文，也未見於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本身，當是夏竦所增補，具體來源待考。

王丹認為𠂔字與《訂正六書通·先韻》引《汗簡》「元」字𠂔構形相近，而吳國金文〈攻敵王夫差劍〉「元」字或作𠂔、𠂔，推測「劍銘頂部橫筆變作∧即成𠂔，再進一步寫訛成𠂔」。¹⁶惟由𠂔字構形特徵來看，實與〈攻敵王夫差劍〉「元」字存在明顯差異，且字書所載古文歷經多次傳抄，其形體大多訛變已甚，能否如王丹所述逕予復原，恐難獲得確切證實。

《古文四聲韻》1.35 𠂔字的構形特徵，酷似《汗簡》「元」字𠂔(1033.2.1 〈汗目〉)、𠂔(1033.2.2 《汗》 4.57) 等形。古音「元」在見紐陽部，「元」在疑紐元部，見、疑旁紐，陽、元通轉，二字音近，具備通假條件。《詩·大雅·抑》第9章「言(疑元)」與「行(匣陽)」押韻，《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言」與「揚(餘陽)」、「行(匣陽)」、「秉(幫陽)」押韻，《大戴禮記·五帝德》「言」與「明(明陽)」、「量(來陽)」、「方(幫陽)」押韻，《楚辭·九章·抽思》「亡(明陽)」與「完(匣元)」押韻，《管子·正》「變(幫元)」與「陽(餘陽)」、「明」押韻，楚國早期都城「丹(端元)陽」即今之「當(端陽)陽」，凡此皆為陽部與元部可以通轉之證。¹⁷筆者懷疑，𠂔本為「元」字，曾因音近通假為「元」，《古文四聲韻》遂將之誤收於「元」字條下。

(三) 0002.2.2 〈三〉 21 《汗》 𠂔

「元」字𠂔形寫法，出自《集古文韻》第3卷上聲。然而，「元」字古音僅有平聲讀法，𠂔為何會被編入上聲卷次中？再者，「元」字本義為「首」，甲金文作𠂔(《集成》5278 〈猥元作父戊卣〉)、𠂔(《合集》4855) 等形，特別突顯側立人形之頭部古文為何省略最重要的頭部將之簡寫作𠂔形？這兩個疑點，迄今為止，未有學者提出說明。

¹⁶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69。

¹⁷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1999年)，頁467，「元陽旁轉」；李家浩：〈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的「夷宅」及其他〉，收於李家浩著，黃德寬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8-249。

根據李春桃的研究,《集古文韻》與《古文四聲韻》的關係極為密切,前者可能是由後者改作而成,也有可能與後者為同一書的不同版本。¹⁸《古文四聲韻》1.35 將「元」字立為平聲韻目,在這種情況下,《集古文韻》沒有理由、也不太可能將「元」字移入上聲卷次中,據此逆推可知,𠃉應非「元」字。由於𠃉字構形乖戾,於傳抄古文及出土文字中皆屬異類,以致周翔甚至懷疑此字恐非古文。¹⁹但傳抄古文性質特殊,構形演變往往出人意外,不能單憑「構形乖戾」這個理由,就輕易推論某個字形「恐非古文」。

「元」字古文𠃉,如表 3 左圖所示,源出《集古文韻》第 3 卷「元」部,且該部只有「元」這個韻目,此目所列古文,除了𠃉字之外,還有兩個「儼」字分別寫作𠃉、𠃉。《說文》「儼」字古文作𠃉(0134.7.1《說》),兩相對照即知,「𠃉」本為「儼」字,《集古文韻》此形應是假「儼」為「元」。再看表 3 右圖,在《古文四聲韻》中,可與《集古文韻》「元」部對應者,只能是第 3 卷上聲「广」韻。《古文四聲韻》「广」韻同樣錄有「儼」字,「广」、「儼」二字古音同在疑紐談部,該書將「儼」字列入上聲「广」韻中,可謂理據充足,據此逆推可知,《集古文韻》「元」字當即「广」字之訛寫。








《集古文韻》在「元」部𠃉字下,註明該字轉錄自「汗文(按:即《汗簡》)」。《古文四聲韻》3.30「广」韻所錄《汗簡》「广」字作𠃉形,但《汗簡》4.51「广」字卻作𠃉形(0924.7.2)。𠃉、𠃉、𠃉三者,構形一脈相承,演變軌跡清晰可辨,由前二形推估,𠃉當為「广」字變體,不可能為「元」字。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一書,所以會將𠃉列於「元」字條下,殆因《集古文韻》將𠃉字收在「元」部「元」韻下,而楷書「元」、「元」又都酷似「元」字,遂將𠃉誤認作「元」字異體。





¹⁸ 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175-186。

¹⁹ 周翔:《傳抄古文考釋札記》,頁41。

表 3

《集古文韻》 21	《古文四聲韻》 3.29-30

王丹曾比對《古文四聲韻》、《集古文韻》古文形體，認為「二者所收古文結構差異不大，但後者所收的一些字形相對拙劣、譌變較甚，……甚至收入一些不見於前者的古文字形，如元字……等等」。其實，《集古文韻》字就是《古文四聲韻》字的訛體，並非《集古文韻》新收字形，王丹所以有此謬說，反映他同樣是將《集古文韻》、「」二形誤認成「元」字。²⁰劉建民也曾對照《古文四聲韻》、《集古文韻》字形點畫方面的差異，其結論指出：《集古文韻》雖有可校正《古文四聲韻》之處，但是字形、字頭用字的準確程度，都遠不如《古文四聲韻》。²¹今以「广」字為例，《古文四聲韻》作，《集古文韻》作，前者尚能保存「广」字基本特徵，而後者卻已訛如「厂」字，構形確實較為失真。












筆者已於上文論證，《集古文韻》、、三形，其實同為「广」字異寫，如果鄙說得以成立，則其讀音理當相同，但《廣韻》「广」字讀作「魚掩切」，而《集古文韻》字卻讀作「焦捲切」，若以國語今音來









²⁰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 10。



²¹ 劉建民：〈《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卷三差異性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 23 輯（2016 年 8 月），頁 103-109。

讀，前者讀如「儼」，後者卻讀如「捲」，《集古文韻》切語顯然有誤，此一切語所以發生錯誤，疑因「魚」、「焦」二字形近，「掩」、「捲」二字構形也相似，書手可能一時疏忽，遂將「焦捲切」誤抄為「魚掩切」。²²由「广」字古文形體及其切語用字來看，《集古文韻》的編纂態度與內容品質，相對於《古文四聲韻》而言，確實較為粗糙一些。

三、釋「天」

- (一) 0003.1.1 〈碧〉 
- 0003.1.4 《汗》 1.3 《尚》 
- 0003.4.4 《四》 2.2 《老》 
- 0003.5.3 《四》 2.2 《尚》 
- 0003.7.3 《陰》 
- 0003.7.4 《陰》 
- 0003.8.1 《陰》 
- 0003.8.2 《陰》 
- 0003.8.3 《陰》 
- 0003.8.4 《陰》 
- 0004.2.3 《海》 2.1 


甲金文「天」字有兩類構形，一類作（《合集》36542）、（《集成》4976〈天父辛卣〉）等形，以粗圓點表示人之頭部；另一類作（《合集》14197）、（《集成》2829〈頌鼎〉）等形，將人之頭部簡化成一道長橫畫。戰國古文大多承襲第二類構形，寫作（《郭店·唐》4）、（《集成》11758〈中山侯鉞〉）等形，有時還會進一步訛變，將表示軀幹的部件裂解成上下兩截，寫作（《上博二·子》8）、（《郭店·老甲》23）等形。


有些傳抄古文「天」字，作（0003.3.3《四》2.2〈雲〉）、（0003.2.1《汗》1.3〈華〉）等形，裂解態勢益發明顯，上半類似「丌」形，下半訛如「几」形。裂解後的「天」字，下半「几」形疑受上半「丌」形影響，


²² 《集古文韻》21在「儼」字「𦉳」形之下標注又音「魚𦉳切」，「𦉳」字不識，疑為「掩」字或「捲」字之誤，也有可能為「杅」字。《廣韻》「𦉳」字讀作「魚欠切」，可作為將「𦉳」字釋為「杅」之旁證。由「儼」字又音，以及「𦉳」字切語用字，可以推知《集古文韻》「𦉳」字切語上字「焦」應為「魚」字之誤。


出現自體類化效應，跟著寫作「丌」形，以致整個字猶如兩個「丌」旁上下堆疊而成，依形可隸定作「𠄎」。²³


漢代以降，「天」字俗體也常作「𠄎」形，例如《隸辨·先韻》引東漢〈無極山碑〉作𠄎，《千巖亭古磚圖釋》所錄吳〈天紀磚〉作𠄎、𠄎、𠄎等形。²⁴惟因出土古文「天」字未見作「𠄎」形之例，筆者懷疑傳抄古文「天」字△形，很可能源自漢代以降「天」字俗體「𠄎」形，傳抄者根據俗體「𠄎」形，自行改隸作篆，創造出古文△形寫法。


(二) 0003.1.2 〈碧〉 

0003.2.3 《汗》 3.34 〈碧〉 

0003.5.2 《四》 2.2 《老》 

0003.6.2 《四》 2.2 〈碧〉 

0004.1.3 《海》 2.1 

0004.1.4 《海》 2.1 

殷商時期的「天」字，常以勾廓方式表示人體頭部，作𠄎（《合集》36542）、𠄎（《合集》19050）、𠄎（《集成》7325〈天爵〉）等形。惟自西周晚期以降，「天」字表示人體頭部的部件，幾乎已全面簡化作「一」，或於「一」形之上再增添贅筆作「二」。





所謂傳抄古文，係指漢代以降歷代傳抄的先秦文字，而且主要指戰國文字。²⁵傳抄古文「天」字△形寫法，主要出自〈碧落碑〉與《古老子》，其頂端表示人體頭部的部件作「⊙」，迥異於出土戰國古文通行寫法，而與殷商至西周中期寫法基本相合，只不過在頭部圈形部件中間贅加一個小圓點。



本組例證可有兩種不同解讀：其一，已見著錄的戰國文字資料不夠完整，有些保存在傳抄古文中的構形，未必皆能於出土古文找到對應字形；其二，傳抄古文來源複雜，可能有少數例子還保存僅見於殷商、西周的早期構形。基於漢字構形一脈相承的觀點，筆者傾向採用前一種詮釋，藉以避免漢字構形傳承出現長時段空缺的問題。




²³ 古文字「自體類化」構形演變現象，詳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頁157-158。







²⁴ 陳建貢：《中國磚瓦陶文大字典》（西安：世界圖書，2001年），頁301。

²⁵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前言》，頁V。

(三) 0003.1.3 〈碧〉 0003.2.2 《汗》 1.5 〈碧〉 0003.5.1 《四》 2.2 《老》 0003.6.1 《四》 2.2 〈碧〉 

「天」字古文△形寫法，乍看疑似上从艸、下从曳，但鄭珍《汗簡箋正》認為「从艸从曳為天，絕無意義」，進而推測△形「蓋用『忝』字草書為篆」而成。²⁶但草書「忝」字作（晉索靖〈月儀帖〉），與△字構形迥殊，二者毫無關聯。對此，于省吾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天字作即莧字，喻母，古讀喻母如定母，之字如棧亦作榘。古讀世如大，故世子亦作天子。天、莧並舌頭音，乃雙聲假借字也」，²⁷學者多從于說，²⁸筆者見聞所及，僅有李綉玲、李春桃曾表示存疑。

李春桃指出，「曳」為月部字，「天」為真部字，古音並不相近，假「莧」為「天」之說可疑。²⁹古音月、真二部，主要元音和韻尾都不相同，彼此甚少相通，李春桃的質疑確實有其道理。李綉玲懷疑△字可能是「天」字、、等形的訛寫，並推測△字「兩手臂訛作爪形，上部的『艸』形有可能為繁加的贅旁，亦有可能由表示人頭頂之短橫訛變而來」。³⁰惟檢視古文資料，李文上引論點全都缺乏可靠例證支撐，其結論恐難成立。

有鑑於現行諸說各有疑點，筆者擬另提一項新假設：△字有可能是「芄」字異體，「芄」字从艸、先聲，本義為草名，當可通讀為「天」。傳抄古文「先」字作（0857.1.3 〈碧〉）、（0857.2.4 《汗》 5.67）、（0857.3.1 《四》 2.2 《老》）、（0857.4.4 《四》 2.2 〈碧〉）、（0857.6.2 《海》 2.1）、（0857.6.3 《海》 2.1）等形，這些「先」字的構形，均與△字下半所从頗為相似，二


²⁶ [北周]郭忠恕著，[清]鄭珍、鄭知同箋正：《汗簡箋正》（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頁67。

²⁷ 于省吾：〈碧落碑跋〉，《考古學社社刊》第5期（1936年12月），頁58。





²⁸ 黃錫全：《汗簡注釋》，頁83；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3；楊慧真：《〈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2年），頁47；徐海東：《〈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2013年），頁272；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154。

²⁹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341。

³⁰ 李綉玲：《〈古文四聲韻〉古文探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頁95-96。

者當有形近訛混的可能。以〈碧落碑〉字為例，上半部筆畫倘若左右斷裂，即有可能訛如△字所从的「𠂔」形部件，而與△字整體構形頗為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天」字隸定古文或作𠂔（0003.6.4《四》2.2《崔》），《玉篇·一部》又進一步將之隸寫作「𠂔」，此二者也與「先」字構形相仿，反映「先」、「天」二字構形當有一定程度的內在關聯。


古音「先」在心紐文部，「天」在透紐真部，聲韻關係不算疏遠，當有互作通假的可能。例如，「禡」古音在透紐支部，而其聲符「虍」在心紐支部；「綏」古音在心紐微部，而其聲符「妥」在透紐歌部，此皆透紐與心紐諧聲之證。又如，《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³¹韻腳「天」在透紐真部，「佻」在山紐文部，此為真、文二部合韻之證。《呂氏春秋·本味》「有佻氏」，高誘注：「佻，讀曰莘。」³²而「佻」在山紐文部，「莘」在山紐真部，此為真部與文部通假之證。上列種種跡證顯示，「先」聲與「天」聲當可互作通假。


「天」字古文△形寫法，乍看之下，酷似从艸、从曳的合體字。傳抄古文未見獨體「曳」字，所幸《集篆古文韻海》還保存若干从「曳」得聲之字，例如「穰」或作𦉳（0689.5.1《海》4.17）、「咍」或从「曳」聲作𦉴（0112.8.1《海》4.17）、「拙」或从「曳」聲作𦉵（1219.8.1《海》4.17）等等，所从「曳」旁皆作𦉶形，與「先」字古文、、、等形相似。再者，《廣韻·先韻》：「天，𠂔、𠂔並古文。」《玉篇·一部》：「天，𠂔、𠂔並古文。」《玉篇·艸部》：「𦉶，古文天字。」引《廣韻》「𦉶」字與《玉篇》「𠂔」字，於其所屬辭書敘述脈絡大致相當，均與「𠂔」字並列為「天」字古文。根據上述資料綜合研判，傳抄古文△字疑為「𦉶」字異體，而所謂「𦉶」字較有可能是「𦉶」字古文訛體的隸古定寫法。「先」、「天」二字古音相近，是以△字可以通讀為「天」。


³¹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新北：漢京文化，1981年），頁331。


³² [周]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頁743。


(四) 0003.2.4 《汗》 3.40 〈華〉 






0003.3.1 《汗》 3.40 《義》 





0003.3.2 《四》 2.2 〈華〉 


0003.4.3 《四》 2.2 〈雲〉 








0003.6.3 《四》 2.2 《義》 



0004.2.2 《海》 2.1 

〈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字，依形應隸定作「天」，為「天」字繁文。增添「宀」形贅件的現象，在出土古文中並不罕見，如「中」字或作（《包山》2.71）、「集」字或作（《包山》2.10）等等。³³此類贅加「宀」形部件的繁化現象，在傳抄古文中也很常見，如「福」字或作（0009.3.4《海》5.2）、「禪」字或作（0011.3.1《說》籀）、「介」字或作（0091.7.1《四》4.16《老》）等等。

古文字所見「天」字，集中出現於戰國晉系文字資料，作（《行氣玉銘》）、（《陶彙》6.111）、（《璽彙》5339）、（《璽彙》5342）等形。³⁴「天」字古文△形寫法，只與戰國晉系文字相合，此一現象當有助於探討〈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的古文來源。

(五) 0003.4.1 《四》 2.2 《汗》 

商周時期甲金文，「天」字作（《合集》36557）、（《合集》41758）、（《集成》4976〈天父辛卣〉）、（《集成》2836〈大克鼎〉）等形，「大」字作（《合集》22421）、（《集成》11392〈大兄日乙戈〉）、（《集成》4317〈趺簋〉）等形，此二字皆取象於人正面站立之形，主要差別在於「天」字特別突顯人的頭部，而「大」字則未強調頭部特徵。



《古文四聲韻》2.2「天」字形寫法，未特別突顯人的頭部，整體特徵比較像是「大」字。王丹即主張字應改釋為「大」，並引用于省吾〈釋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之說，認為「早期或較為早期的天、大、人三種形體，因為都起著表示人形的作用，所以有時在偏旁中互作無別」，進而據此推論「戰國時期天、大也有相通的情況」，如《包山》簡213的「大水」即為「天水」。³⁵惟于省吾所說天、大、人三者「互作無別」的現象，

³³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90-91。


³⁴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07。

³⁵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69。


當專指「偏旁」而言，並未包括獨體字在內。獨體的「天」、「大」二字，古文字區別嚴明，前者特意突顯人的頭部，後者則否。至於《包山》簡 213「大水」一詞，學者考釋意見甚為分歧，此詞具體所指意涵，除了「天水」說之外，還有「長江」、「大川」、「大江之神」、「星名」、「淮水」、「洪水」、「陽侯之流的神靈」、「掌管地上的江、河、湖、海眾水域之神」、「海神」等多種異說，迄今仍無定論。³⁶退一步設想，即令「大水」確實特指《史記·封禪書》的「天水」，也可理解為詞義引申的結果，無法證明必然是「戰國時期天、大也有相通的情況」。

李綉玲認為𠂔字轉抄自《汗簡》，而今本《汗簡》「天」字卻未見此形，且「大」字古作𠂔、𠂕，與傳抄古文「大」字𠂔、等形相合，證明𠂔應是「大」字，《古文四聲韻》將之歸入「天」字條，係因形近而誤置。³⁷「形近誤置」之說，確實有其合理性。除了此說之外，「天」字寫如「大」形的現象，應當也有可能是「訛寫同形」所致。「天」、「大」二字均象正立人形，差別僅在是否突顯人之頭部，當「天」字頭部未特別加以突顯，寫如𠂔（0004.1.2《海》2.1）、𠂕（《訂正六書通·先韻》引〈師秦宮鼎〉）等形，就有可能跟甲金文「大」字𠂔（《合集》21022）、（《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NA1439〈亢鼎〉）等形產生混淆。

（六）0003.7.2《四》2.2《崔》天

《古文四聲韻》「天」字隸定古文天，應是由「天」字篆體古文（0003.1.1〈碧〉）之類形體寫訛而成，後者上半所从「丌」形部件，前者所以將之隸定作「下」，疑與傳抄古文「下」字或作𠂔（0006.6.3《四》3.22《石》），近於「丌」有關。

（七）0004.1.1《海》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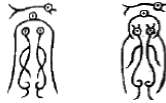
《集篆古文韻海》「天」字形為鳥蟲書，其構形可與《訂正六書通·先韻》「天」字所錄下列三個字形參照：



³⁶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08-109。

³⁷ 李綉玲：《〈古文四聲韻〉古文探蹟》，頁94、304。

《訂正六書通·先韻》注云：「三俱秦璽『天』，傳寫或異。」根據林聖峯的研究，𠄎字可上溯至《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16著錄的一方秦璽，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³⁸此璽有兩個摹本，其一為向巨源傳本，另一為蔡仲平傳本，二者所摹「天」字依序作如下形體：



周翔認為此璽鳥蟲書色彩明顯，與秦文字風格迥異，當非秦璽，疑為楚系某國璽文。³⁹其實，宋趙彥衛早已指出此璽恐非秦物，而是後人仿照古代鳥蟲書偽刻而成，其觀點獲得容庚支持。⁴⁰總之，這方秦璽及其所衍生的傳抄古文，其實全都出於後人偽造。

(八) 0004.2.1 《海》 2.1 𠄎

《集篆古文韻海》「天」字 𠄎 形，作三道由左上往右下傾斜的平行曲畫，此形疑源自戰國竹書 𠄎 (《上博·孔》7)、𠄎 (《上博·彭》2)、𠄎 (《上博·子》9) 之類具有筆畫平直傾向的寫法。《訂正六書通·先韻》引《六書統》「天」字或作 𠄎，訛作三道平行的倒 U 形曲畫，此形疑源自戰國竹書 𠄎 (《郭店·唐》26)、𠄎 (《上博·東》14)、𠄎 (《上博·容》35) 之類具有筆畫彎曲傾向的寫法。「天」字 𠄎、𠄎 二形，其筆畫演變趨向雖異，前者變直，後者變曲，但它們同樣朝著解散篆體的方向發展，而且組字部件均有自體類化的傾向，最後都變作三個同形部件平行疊置之形，構形特徵仍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可相互參照。

此外，「气」字古文作 𠄎 (0035.4.1 〈汗目〉)、𠄎 (0035.4.2 《汗》1.4 《說》)、𠄎 (0035.5.1 《海》4.9)、𠄎 (0035.5.3 《海》5.13) 等形，雖與「天」字 𠄎 形寫法頗為相似，但詳加分辨即知，二者構形特徵仍有細微差別。

³⁸ 林聖峯：〈論《韻海》所錄特殊美術字〉，《興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5年12月），頁65-69。

³⁹ 周翔：〈傳抄古文考釋札記〉，頁41。

⁴⁰ 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1期，頁90、91。

四、釋「上」

0005.1.1 《海》4.40ㄨ

《集篆古文韻海》「上」字ㄨ形寫法，林聖峯認為「有連筆現象，中豎末端直接右彎為下橫」。⁴¹這種「上」字的中豎畫，故作屈曲盤結狀，其位置明顯往左偏移，且末端與底部長橫畫左端相接，乍看宛如中豎畫直接右彎，而與下橫畫連成一筆，構成類似「己」形的部件。茲將相關字形臚列如下：

ㄨ (《繹山碑》)

ㄨ (《集成》12108 〈新郟虎符〉)

ㄨ (《漢印徵》1.1.2.3)

ㄨ (《官印》0015)

ㄨ (《上林鼎》)

ㄨ (《漢印徵》1.1.2.4)

ㄨ (《上林農官瓦當》)

ㄨ (《上林銅鑿》)

ㄨ (《上林銅鑿》)

ㄨ (《訂正六書通》引〈鴈足燈〉)

以上例字的構形特徵，與傳抄古文ㄨ字基本相合，尤其漢代〈上林銅鑿〉、〈鴈足燈〉的寫法，更與ㄨ字完全契合。這類連筆寫法的「上」字，始見於漢代文字，此一現象反映，《集篆古文韻海》所錄古文應有源自漢代文字者，並非全都直接抄錄自戰國古文。

⁴¹ 林聖峯：《傳抄古文構形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161。









五、釋「帝」

0005.7.1 《海》 4.14 𠂔

出土古文「帝」字，多作𠂔（《合集》900 正）、𠂔（《集成》2743〈仲師父鼎〉）等形，未見作𠂔之例。相對而言，《集篆古文韻海》4.14 𠂔字，其構形與傳抄古文「上」字𠂔（0004.6.3《汗》1.3〈庶〉）、𠂔（0004.7.1《四》3.24《老》）、𠂔（0004.8.4《海》3.30）等形完全契合，足以證明𠂔字當改釋為「上」。

《集篆古文韻海》4.14「帝」字條，將𠂔、𠂔、𠂔置於同一豎行，一併釋為「帝」字，惟由構形研判，𠂔當為「上」字誤置。《集篆古文韻海》𠂔字，疑轉錄自《汗簡》，因《汗簡》將「帝」、「上」二字列於同一豎行，彼此位置相鄰，中間僅隔一個「下」字，估計是書手抄錄時看走了眼，誤將𠂔字一併抄錄於「帝」字條下。

表 4

《汗簡》 1.3	《集篆古文韻海》 4.14
 <p>帝 尚書見</p>  <p>下 說文見</p>  <p>上 出王</p>  <p>帝 出華</p>	   

六、釋「禮」

(一) 0007.8.1 《四》 3.12 《孝》 𠄎

0007.8.4 《海》 3.12 𠄎

《說文·示部》「禮」字古文𠄎，何琳儀分析作从示、乙聲。⁴²古音「禮」在來紐脂部，「乙」在影紐質部。來、影二紐時有互動，如「彎」在影紐元部，而其所从聲符「繼」在來紐元部，此為諧聲偏旁之例；「偃」、「僂」同源，皆有「彎腰」、「駝背」之意，而「偃」在影紐侯部，「僂」在來紐侯部，此為同源詞之例。⁴³脂、質二部對轉，來、影二紐也不疏遠，所以「禮」當可从「乙」得聲。

傳抄古文△字，右半所从「乙」當可斷定為「乙」旁，而左半所从「示」旁構形則可容許兩種不同詮釋：其一，「示」旁作「𠄎」形，頂端只有一道橫畫，寫法同《說文》「示」字古文，且其頂端所从橫畫與「乙」旁左半截連成一筆；其二，「示」旁原作「𠄎」形，頂端本無橫畫，《古文四聲韻》4.16「祭」字作𠄎，*《古文四聲韻》* 1.21 引王存義*《切韻》*「祀」字作𠄎，所从「示」旁頂端皆無橫畫，可供參照。由於「示」旁作「𠄎」形甚為罕見，是以筆者傾向採用前一種詮釋。〈九里墩鼓座〉「禮」字作𠄎，與傳抄古文△字同構，可供參照。

(二) 0007.7.2 《四》 3.12 《老》 𠄎

0008.1.1 《海》 3.12 𠄎

0008.1.2 《海》 3.12 𠄎

在漢字意符系統中，表示鬼神祭祀之事多从「示」，表示禍崇死亡之事多从「歹」，這兩個偏旁字義遠隔，彼此甚少互作，但在「禮」、「禍」、「殃」三字的傳抄古文中卻可互作。

从示、豐聲的「禮」字，始見於戰國秦系文字，作𠄎(〈十鐘〉)、𠄎(《集粹》)等形。傳抄古文「禮」字，多數从「示」作𠄎(0007.7.3 《四》 3.12 《老》)、𠄎(0007.6.3 《汗》 1.3 《尚》)等形，前者上承《說文》篆文禮，後者源自《說文》古文𠄎。也有少數「禮」字从「歹」作△，惟此形僅見

⁴² 何琳儀：〈說文聲韻鉤沉〉，收於中國許慎研究學會編：《說文解字研究》第1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87。

⁴³ 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03。

於《古文四聲韻》與《集篆古文韻海》，出土古文與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均未發現。

出土古文「禍」字，全都从「示」表意。傳抄古文「禍」字，在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大多从「歹」作𠂔(0017.3.1《汗》2.20《林》)、𠂔(0017.3.2《汗》2.20)、𠂔(0017.3.4《四》3.21《老》)、𠂔(0017.5.2《三》15《老》)等形，也有一例从「无」作𠂔(0017.3.3《汗》4.47《莊》)，卻未曾發現从「示」之例。在年代稍晚的《三體陰符經》、《集篆古文韻海》中，既有从「歹」作𠂔(0017.5.4《海》3.27)、𠂔(0017.6.1《海》3.27)，也有从「无」作𠂔(0017.6.3《海》3.27)、𠂔(0017.6.4《海》3.27)，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从「示」作𠂔(0017.5.3《陰》)、𠂔(0017.6.2《海》3.27)、𠂔(0017.7.1《海》3.27)之例。

「示」、「歹」二旁互作的現象還見於「殃」字，如《玉篇·示部》：「殃，古文殃。」《集韻·陽韻》也以「殃」為「殃」字或體，東漢〈從事馮君碑〉「殃」字从「示」作𠂔。《古文四聲韻》3.21引崔希裕《纂古》「禍」字條，居然還收錄从「示」旁的隸定古文「殃」字，此例以「殃」為「禍」，當因「義近而誤置」，也有學者詮釋作「同義換讀」或「義近換用」。⁴⁴


關於「禮」字△形「示」、「歹」二旁互作的現象，林聖峯曾列舉三種可能詮釋：其一，「示」、「歹」二旁互作，可視為義近替換；其二，「禮」字△形寫法，疑受「禍」字或體从「歹」影響所致；其三，高佑仁認為「禮」有吉禮、凶禮之分，从「歹」應與凶禮有關，△若為「凶禮」之專字，則其記詞功能與「禮」字不完全相同，《古文四聲韻》以△為「禮」，可能是採錄近義字。⁴⁵







「示」、「歹」二旁，分別取象不同事物，字義自然有別，表示鬼神祭祀之事多从「示」，表示禍祟死亡之事多从「歹」，惟因鬼神也有降禍能力，所以「禍」、「殃」二字雖表禍祟死亡之事，而其意符也可改从「示」旁。同理類推，祭禮服事對象，既然涵蓋鬼、神，則「禮」字應當也可从「歹」旁表意，「禮」與「禮(殽)」當為一字異體關係，「禮(殽)」未必是為「凶禮」而造的分化專字。







⁴⁴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頁19；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159；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393。








⁴⁵ 林聖峯：《傳抄古文構形研究》，頁26-27、163-164。



七、釋「禧」

0008.2.1 《海》1.8 

《集篆古文韻海》「禧」字形，乍看似乎上从米、下从豆。此字又見於《集成》5431〈高卣〉作，卣銘云：「辰才（在）庚申，王龡（飲）西宮，咸釐，尹易（賜）臣，隹（唯）小燹揚尹休，高對乍（作）父丙寶尊（尊）彝，尹其互萬年受卣（厥）永魯，亡競才（在）服，莫長矣（疑）其子子孫孫寶用。」〈高卣〉又著錄於《博古》11.18、《薛氏》106.3等書，舊稱為「尹卣」，惟據器從主名原則，宜改名為「高卣」。此器銘文字，在《訂正六書通·支韻》「禧」字轉錄〈尹卣〉銘文中作，由資料出處與構形特徵研判，它們與傳抄古文字顯然是同一個字。

〈高卣〉銘文字，《博古》11.18釋作「禧」，《薛氏》106.3釋作「熹」，「禧」字从示、喜聲，《說文》篆文作，漢印作、（《漢印文字徵》1.2），所从「喜」旁構形均與字迥異，兩相比對可知，絕非「喜」、「禧」、「熹」等字。

〈高卣〉銘文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都釋作「烝」。⁴⁶《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改隸作「登」，讀作「蒸」。⁴⁷甲金文「烝」字或作（《合集》38690）、（《花東》039）、（《集成》2837〈大孟鼎〉）、（《集成》4208〈段簋〉）等形，黃雅雯也據此主張〈高卣〉銘文字與傳抄古文字皆應改釋為「烝」。⁴⁸

惟由上引甲金文諸例來看，字基本形體多从米、从豆、从升，會雙手奉豆進獻穀物之意，當逕釋為「登」。⁴⁹「登」聲、「丞」聲古音相近，在先秦文獻中，「登」常通讀為「烝」或「蒸」。⁵⁰《集篆古文韻海》1.8字，

⁴⁶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0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4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頁173。

⁴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5431>，瀏覽日期：2019年7月14日。


⁴⁸ 黃雅雯：《〈集篆古文韻海〉文字研究》，頁92。


⁴⁹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頁558-560；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2；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688、1092-1096；劉釗主編：《新甲骨文字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85-87、883。


⁵⁰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80，「昇通丞」。









杜從古將之列於「禧」字條下，應是承襲自《重修宣和博古圖》釋文，今依其構形研判，當改釋為「登」。

八、釋「祿」

0008.4.1 《汗》5.66 《義》


0008.4.2 《四》5.3 《孝》


0008.5.1 《海》5.2 

「泉」字甲骨文作（《合集》137 正）、（《花東》286）等形，金文作（《集成》4140〈大保簋〉）、（《集成》3702〈泉簋〉）等形，構形一脈相承。戰國文字訛變較為激烈，不同區域有不同構形，楚系多作（《上博一·孔》11）、（《上博二·容》32）等形，秦系多作（《考古與文物》2000.1「祿」字）、（《集證》182.717「祿」字）等形。


傳抄古文「祿」字△形寫法，其構形與戰國楚簡「泉」字基本相合，應從黃錫全之說，釋為「泉」字訛體，只不過△字又進一步寫訛，乍看有些像是上从雨、下从女。⁵¹「泉」當通讀為「祿」，如〈頌鼎〉「通泉永命」之「泉」即讀為「祿」，傳抄古文△字應當也是假「泉」為「祿」。

九、釋「祥」

0008.7.2 《四》2.13 《老》

0008.7.3 《四》2.13 《老》



0008.7.4 《海》2.12 

傳抄古文△字，為《古文四聲韻》新增字形，既未見於出土古文，也未見於年代較早的《說文》、《汗簡》、《三體石經》等文獻，來源待考。⁵²△字豎畫右側「彡」形部件，王丹判定為飾筆，並舉吉語璽「千羊（祥）」（《璽彙》4461）的「羊」作為例，認為璽文「羊」字左下角加了同樣的飾筆。⁵³徐在國看法大致相同，但語氣稍有保留，認為該部件「似是飾








⁵¹ 黃錫全：《汗簡注釋》，頁421。

⁵² 从「彡」的△字古文，還屢見於其他成書年代較晚的古《老子》資料中，如《古文老子碑》31、《篆韻》2.20、《六書通》4.115、《集鐘鼎古文韻選》2.7、《六書通摭遺》4.438等處。詳徐在國、黃德寬：《古老子文字編》，頁8。








⁵³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69。

筆」。⁵⁴李春桃也支持飾筆說，認為△字當逕釋為「羊」，古文應是假「羊」為「祥」。⁵⁵徐海東推測△字所以贅加「彡」，其原因可能是仿照「馬」字《說文》籀文、古文變化而成。⁵⁶周翔認為「彡」當為「示」旁之訛，將「示」旁下部三撇橫置即成「彡」形。⁵⁷周翔「三撇橫置」之說，純屬虛擬狀況，不必費詞辯駁。至於前四家都將△字釋為「羊」，將「彡」理解為贅加部件，則須深入檢討。

前引徐海東之說，以「馬」字為例，類推「羊」字亦得贅加「彡」形部件，惟「馬」字所从「彡」其實是馬鬃之形，為該字原本應有構件，而「羊」字所从「彡」，若依徐說，則是可有可無的贅加部件，二者情況迥異，不能互為佐證。

若要證明△字所从「彡」為贅加部件，其實另有更加合適的例證。例如「工」字，《說文》篆文作、古文贅加「彡」作，影響所及，傳抄古文从「工」諸字大多贅加「彡」形部件，如「左」字或作（0466.8.2《汗》2.22）、「巩」字或作（0281.6.1《四》4.4《義》）。再如从「木」諸字，「木」旁往往也贅加「彡」，如「制」字或作（0428.7.1《說》）、「朱」字或作（0563.5.3《汗》6.81〈庶〉）、「味」字或作（0105.7.2《四》4.8《老》）等等。

若△字所从「彡」為贅加部件，則△字當為「羊」字繁構。但相對於前述从「工」旁、「木」旁諸字集體贅加「彡」形部件的現象，傳抄古文从「羊」旁諸字並未出現集體贅加「彡」的情況，由此反思，△字所从「彡」是否為贅加性質，難免令人起疑，影響所及，△能否逕釋為「羊」字繁體，也就存有爭辯空間。



△字所从「彡」形部件，也有可能為「水」旁變體，例如傳抄古文「洋」字或作（1091.1.1《汗》4.48《尚》）、（1091.1.2《四》2.13《尚》）、（1091.1.3《海》2.12）等形，所从「水」旁即作「彡」形。△字與「洋」字構形特徵基本相合，僅右半所从形體有「彡」或「彡」之不同，而這兩個部件在傳抄古文中又經常互作，如「彩」字有（0888.7.4《四》3.13《義》）、（0888.7.2《汗》3.30）二形，「彡」字有（0889.5.1〈汗目〉）、（0889.5.3

⁵⁴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頁16。

⁵⁵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279。

⁵⁶ 徐海東：《〈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頁340。






⁵⁷ 周翔：《傳抄古文考釋札記》，頁41-42。




《汗》4.48《說》)二形,「彰」字也有 (0887.8.1〈陽〉)、 (0887.8.2《四》2.14《老》)二形。「水」旁若可作「彡」形,則△即有可能為「洋」字或體。

如上所述,從構形演變角度來看,△既有可能為「羊」字繁體,也有可能是「洋」字或體。但《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所錄古文,常據《集韻》、《廣韻》等書所收或體改隸作篆而成,△字依形應隸定作「𦍋」,而「𦍋」字又見於《集韻·陽韻》,注云:「𦍋,美善也。通作洋。」由「通作洋」一語逆推可知,「𦍋」不能理解為「洋」字異體,只能認定為「羊」字繁構。傳抄字書將△列於「祥」字條下,應屬先秦古書習見的假「羊」為「祥」用法。

十、釋「祉」

0008.8.4《海》3.7

《傳抄古文字編》「祉」字條所收5個古文字形,可依其結構區分成兩組:第一組主要出自〈碧落碑〉,作 (0008.8.1〈碧〉)、 (0008.8.2《四》3.8〈碧〉)、 (0008.8.3《三》5〈碧〉)、 (0009.1.1《海》3.7)等形,此體依形應隸定作「疋」,分析成从宀、止聲;第二組僅見於傳抄時代較晚的《集篆古文韻海》作「」(0008.8.4《海》3.7),此體資料出處不詳,依形應隸定作「宅」,疑因「止(止)」、「亡(亡)」二旁形近,遂將「疋」訛抄成「宅」。⁵⁸


甲骨文已有「疋」字,作 (《合集》5190)、 (《合集》16181反)等形。黃錫全指出:甲骨文「疋」字,舊多以為《說文》所無字,但因「宀」象宮室房屋之形,可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如「宗」字《說文》訓作「尊祖廟也」,⁵⁹而「示」指神示,二者詞義相近,且古文字从「示」之字又常增从「宀」旁,如「福」或作 (《集成》86〈邾太宰鐘〉),所以「疋」當是「祉」之古體或別體。⁶⁰上引黃錫全說法流通頗廣,學者多據此將傳抄古

⁵⁸ 《玉篇·宀部》註明「宅」為「古文岡」,惟其音義與《集篆古文韻海》3.7「祉」字「宅」形寫法迥殊,二者應當只是偶然同形而已。

⁵⁹ 黃錫全:〈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7-148;此文又收入黃錫全:《古文字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頁428-429。



⁶⁰ 同上註。

文「疋」字釋為「祉」之異體。⁶¹但「宗」字所以有「尊祖廟」之意，主要來自「示」旁的神主義，「宀」旁並無特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的用法，且「示」、「宀」二旁詞義不近，二者也從未互作，「疋」恐非「祉」字古體或別體。相對而言，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二書，都將甲骨文「疋」視為《說文》所無字，態度較為謹慎可取。⁶²

「疋」、「祉」二字同从「止」聲，理當可以通假。筆者認為，字應隸釋作「疋」，於〈碧落碑〉則是假「疋」為「祉」。

十一、釋「福」

（一）0009.2.2《四》4.3《老》

《古文四聲韻》轉錄《古老子》「福」字作，而《說文》「祺」字小篆作，二者同樣左从示、右从其，依形均應隸定作「祺」。比較需要思考的是，《古文四聲韻》為何將「祺」字列於「福」字條下？對此，國一姝判定為「誤釋」，⁶³王丹詮釋作「同義換讀」，⁶⁴李春桃則是理解成「義近換用」。⁶⁵

「祺」、「福」二字，構形迥異，讀音也相去甚遠，誤書、誤釋、通假的可能性都偏低。上引王丹論文曾指出，《詩·大雅·行葦》「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漢書·禮樂志》「惟春之祺」，顏師古注引如淳曰：「祺，福也。」⁶⁶無論是「祺」、「福」對舉，或是以「福」釋「祺」，均反映「祺」、「福」二字詞義密切相關。

上引李春桃書，曾彙集 31 組傳抄古文「義近換用」例證。⁶⁷傳抄古文「義近換用」現象，主要源自戰國古書版本異文常見的「同義換用」、「義近換用」現象。吳辛丑曾歸納出土簡帛與傳世典籍互為異文的類型，發現

⁶¹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 145；徐海東：《〈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頁 491；黃雅雯：《〈集篆古文韻海〉文字研究》，頁 123。

⁶²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頁 275；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 80。

⁶³ 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訛誤的考析》（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2 年），頁 60。

⁶⁴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 70。

⁶⁵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 393。

⁶⁶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頁 70。

⁶⁷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 393-399。

簡帛典籍異文存在大量「同義換用」例證。⁶⁸《古文四聲韻》4.3 禘字，依形應隸釋作「祺」，《古老子》所見以「祺」為「福」的現象，應是先秦典籍版本異文「同義換用」習慣的子遺。

(二) 0009.2.3 《四》 5.3 《崔》 𠄎

0009.2.4 《四》 5.3 《崔》 𠄎

《古文四聲韻》「福」字△形，左半所从「爪」形部件，其實是「示」旁古文𠄎訛體的隸古定寫法。「示」旁訛如「爪」旁的現象，在宋人傳抄的古文中並不罕見，且主要見於《古文四聲韻》的隸定古文，如該書「祖」字或作𠄎(0012.8.4《四》3.11 籀)、「神」字或作𠄎(0010.4.4《四》1.31《崔>)、「社」字或作𠄎(0016.6.4《四》3.22 籀)、「視」字或作𠄎(0859.2.2《四》4.5《崔>)等等。

傳抄古文「示」旁訛如「爪」旁的現象，也被保存在後世以楷書為主體的辭書中，例如《龍龕手鑑·爪部》：「𠄎，音祖。」《字彙補·爪部》：「𠄎，音義與祖同。」《字彙補·爪部》：「𠄎，音義與祖同。」《龍龕手鑑·爪部》：「𠄎，古文礼字。」《龍龕手鑑·爪部》：「𠄎，音福。」《字彙補·爪部》：「𠄎，音義與福同。」《龍龕手鑑·爪部》：「𠄎，音神。」前引「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龍龕手鑑》、《字彙補》都歸入「爪」部，註明該字「音某」、「音義與某同」，此一現象反映，《龍龕手鑑》、《字彙補》的編者是由音近通假的觀點，詮釋那些隸定古文與「祖」、「禮」、「福」、「神」等字的關係，不知它們其實是篆書古文訛體的隸古定寫法。

(三) 0009.4.3 《海》 5.33 𠄎

上列「福」字△形寫法，出自《宛委別藏》本《集篆古文韻海》。但《集篆古文韻海》現存三個抄本，各本△字的篆體寫法及其釋文略有出入，為方便比對，茲將相關資訊彙整如下表：

⁶⁸ 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1-70，「簡帛異文所見古漢語詞彙現象」。

表 5

版本	字形	釋文
〔明〕龔萬鍾本		
〔清〕項世英本		
〔清〕《宛委別藏》本		





龔萬鍾本△字，左从禾、右从畠，釋文作「福」。項世英本△字，古文依舊左从禾、右从畠，但釋文寫得比較像是从示、畠聲的「福」字。《宛委別藏》本△字，釋文同項世英本寫作「福」，但古文卻比較像是从木、畠聲的「福」字。《傳抄古文字編》所以將字列入「福」字條下，係因該書所錄《集篆古文韻海》是採用《宛委別藏》本的緣故。⁶⁹


同一本書三個不同抄本的一一個字，古文字形及其釋文為何互有歧異，此一現象必須給予合理詮釋。丁治民《集篆古文韻海校錄》曾據《集韻》和古文篆體，主張△當為「福」字。⁷⁰但根據《集韻》收字情況，頂多只能證明宋代已有「福」字，必須對照△字三個抄本古文篆體之異同，方能推導出△當為「福」字的結論。對此，筆者認為，龔萬鍾本傳抄年代最早，且其釋文也能與古文構形契合，情況最單純，可信度最高，據此研判，△字古文及其釋文原本均應為「福」字。這三個版本的「福」字古文，「禾」旁依序作、、形，表示禾穗的斜畫逐漸縮短，到了傳抄年代最晚的《宛委別藏》本，所从「禾」旁已與「木」旁混同，難以清楚分辨。

在隸楷階段，「禾」、「示」二旁形體相近，經常訛混互作，既有「禾」旁訛如「示」旁者，如「私」或作（唐〈劉慎墓誌〉）、「秦」或作（唐〈張延賞殘碑〉）、「秣」或作（北魏〈元暉墓誌〉）、「秩」或作（隋〈豆盧實墓誌〉）等等；也有「示」旁訛如「禾」旁者，如「祇」或作（北魏〈元顥墓誌〉）、「祖」或作（隋〈郭休墓誌〉）、「神」或作（北周


⁶⁹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凡例》，頁 XXI。


⁷⁰ 丁治民：《集篆古文韻海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205。

〈馬龜墓誌〉)、「祗」或作 (東漢〈孔宙碑〉)、「祥」或作 (北魏〈長孫瑱墓誌〉)等等。項世英本、《宛委別藏》本△字的釋文，疑因受到隸楷文字「禾」、「示」二旁訛混互作的影響，以致將龔萬鍾本「福」字訛抄成「福」字。此類將「示」旁訛成「禾」旁的情況，在《集篆古文韻海》一書中不乏其例，如「禡」或作 (0016.3.2《海》4.37)、「蒜」或作 (0065.1.1《海》4.29)，皆可參照。

如上所述，從《集篆古文韻海》各版本的古文構形及其釋文來看，固然可確認△原本應是「福」字，但在宋人編纂的《廣韻》、《集韻》、《玉篇》等辭書中，「福」字均擁有兩種不同音義，如《類篇·禾部》云：「福，拍逼切。福稷，禾密兒。又筆力切。蹂禾下葉。」「福」字這兩種音義，均未見於《說文》記載，也未見於其他先秦、兩漢文獻使用。⁷¹據此研判，「福」字疑非戰國古文，而是漢代以降新造之字。如果這個推論得以成立，基於隸楷文字「禾」、「示」二旁經常訛混互作的考慮，戰國古文△字，極有可能本為示部的「福」字，惟經過歷代傳抄刊刻，古文構形及其釋文逐漸訛誤，到了明代龔萬鍾本據以傳抄的《集篆古文韻海》底本，該字釋文可能已經訛如禾部的「福」字，傳抄者根據已經訛誤成「福」的釋文，自行改隸作篆，從而杜撰出古文篆體形寫法。

十二、釋「祐」

0009.5.1 《汗》5.65

0009.5.2 《海》4.45




《汗簡》「祐」字△形，依形應隸定作「閤」，分析作从門、右聲。《汗簡》「祐」字為何寫作△形，鄭珍注云：「按字从門，於保佑無義，當別一文，借作祐字。」⁷²李春桃也贊成借「閤」為「祐」之說。⁷³「閤」、「祐」二字同从「右」聲，理當可以通假，但筆者認為它們也有可能是異體字關係。

⁷¹ 《說文》無「福」字，大徐本《說文·火部》：「𤇑，以火乾肉。从火，福聲。」惟徐鉉又於該字下注云：「《說文》無福字，當从福省，疑傳寫之誤。」學者多從此說。〔漢〕許慎：《說文解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


⁷² 〔北周〕郭忠恕著，〔清〕鄭珍、鄭知同箋正：《汗簡箋正》，頁445。


⁷³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25。





「示」、「門」二旁詞義迥殊，當作意符不太可能通用，惟由「義異別構」觀點來看，它們還是有可能出現互作情況。⁷⁴例如，《說文·示部》以「禘」為「鬯」之或體，並將這組異體字同訓為「門內祭先祖所以禘禴」，而《禮記·禮器》：「設祭于堂，為禘乎外。」鄭玄注：「禘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禘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爾雅·釋宮》：「閼謂之門。」陸德明《釋文》：「閼，《說文》作鬯，云『或作禘』，門內祭先祖所禘禴也。」據此可知，「閼」、「禘」、「鬯」當為一字之異體，前者从「門」表示祭祀之場所，後二者从「示」表示祭祀之行為，不同的意符分別反映不同的造字觀點，此即所謂的「義異別構」現象。《玉篇·門部》：「閼，古文祐。」玄應《一切經音義》：「閼，祐助，古文閼、佑二形同。」「閼」、「閼」、「祐」三字，基本聲符同从「又」聲，「示」、「門」二旁又可因義異別構而互作，所以這三個字形有可能為同一個字之異體。

《集篆古文韻海》另有兩個「閼」字，一在耕韻作形（1179.4.1《海》2.17），另一在登韻作形（1179.4.2《海》2.21），前者聲符比較像是「左」旁，後者聲符應是「右」旁，今由它們所在韻目研判，二者均應从「左」得聲，其實是一字異體的關係，字所从聲符「右」應是「左」旁寫訛的結果，與「祐」字△形應屬異字同形關係。

十三、釋「祗」





0009.7.1《石》22上

0009.7.3《四》1.17《又》

傳抄古文「祗」字△形，屢見於兩周金文，作（《集成》4293〈六年召伯虎簋〉）、（《集成》10175〈史牆盤〉）等形，也見於戰國楚簡，作（《郭店·老乙》12）、（《清華伍·三壽》14）等形，此字在出土文獻中多用來表示「祗敬」之「祗」。郭沫若認為此字取象兩缶相抵之形，或兩缶墊之以它物之形，當為「抵」或「底」的本字。⁷⁵郭說若能成立，則古文△字疑是假「抵」（或「底」）為「祗」。





⁷⁴ 古人在為同一個字選配意符時，由於彼此造字觀點歧異，有時會各自選用詞義並不相近的偏旁來充當，這樣形成的異體字關係，可稱之為「義異別構」。詳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131-134。

⁷⁵ 郭沫若：《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頁216-222。




《古文四聲韻》「脂」字作, 李春桃認為此形本為「祗」字古文, 卻因該書「脂」、「祗」二字位置相鄰, 遂遭竄入「脂」字條中。⁷⁶此說固然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難以獲得確切證實。古音「旨」在章紐脂部, 「氏」在端紐脂部, 彼此聲近韻同, 經常互作通假。⁷⁷筆者認為, 《古文四聲韻》「脂」字, 與該書「祗」字△形, 二者構形極為相似, 疑同為「抵」(或「底」)字, 是以又可假借為「脂」。《古文四聲韻》「脂」字形保存較為完整, 同書「祗」字形頂端略有缺損, 正好可以利用前者補足後者缺損之字形。

十四、釋「禔」

0009.8.1 《海》1.4

《集篆古文韻海》「禔」字, 依形應隸定作「媿」, 分析作从女、是聲。《說文·示部》:「禔, 安福也。」《說文·女部》:「媿, 諦也。一曰妍黠也。一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媿。」若依《說文》所載, 「禔」與「媿」當為兩個不同的字, 據此推論, 古文字應是假「媿」為「禔」。然而, 《集韻·支韻》:「禔, 安福也。或从女。」若依《集韻》所述, 「禔」與「媿」本為一字, 據此推論, 則古文字應是「禔」字異體。由於「示」旁與「女」旁未見義近互作或義異別構之例, 此處古文字宜優先考慮假「媿」為「禔」之說。


















十五、結論




傳抄古文經過歷代傳抄, 構形大多變得奇詭難識, 是以長期遭到學者質疑。如今, 隨著古文字資料大量出土, 經由構形比對結果, 已能證實傳抄古文大多來源有據。例如《古文四聲韻》5.7「一」字从「戈」作, 此體雖未見於《說文》、《三體石經》等文獻, 卻能與春秋、戰國時期出土古文相合。又如〈碧落碑〉、《古老子》「天」字作、等形, 此體也能與殷周時期甲金文相合。又如《汗簡》、《古文四聲韻》轉錄〈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天」字, 皆增添「宀」形部件寫作「宀」, 而出土古文此體僅見於晉系文字, 此一現象當有助於探討〈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的古文來源。再如《龍龕手鑑》、《字彙補》等辭書, 將「虺」、「虺」、





⁷⁶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 頁119。

⁷⁷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 頁782-783, 「旨通氏」。

「爬」、「廬」、「虜」等字歸入「爪」部，並分別註明「音某」、「音義與某同」，將它們認定為「祖」、「禮」、「福」、「神」的通假字，如今比對篆體古文可知，它們其實是「祖」、「禮」、「福」、「神」等字的隸定古文。此類例證反映，傳抄古文大多來源有據，具有高度學術研究價值。

有些傳抄古文構形，乍看難以理解，惟經細心琢磨，即知大多有理可循。例如「源」字，《古文四聲韻》1.35 作，《集篆古文韻海》1.17 作，其實都是假「元」為「源」，據此推論可知，《古文四聲韻》1.35 ，《集篆古文韻海》1.17 、，均為「元」字繁構，它們人形腋下那兩道「八」形短斜畫，應是不具表音、表意功能的贅件。又如「天」字篆體古文、，隸定古文「天」，疑皆由出土古文、等形解散篆體而成。又如「禮」字，《古文四聲韻》3.12 作，《集篆古文韻海》3.12 承之作，對照《說文》「禮」字古文作，可知此類構形皆應分析作从示、乙聲。再如「禮」字，《古文四聲韻》3.12 作，《集篆古文韻海》3.12 作、，對照傳抄古文「示」、「夕」二旁互作之例可知，「禮」字當可改从「夕」旁表意。又如《汗簡》5.65「祐」字作，《集篆古文韻海》4.45 作，參照「閉」、「祐」、「繫」的異體關係可以推知，此二形也有可能是「祐」字異體。

傳抄古文來源多元，大多很難詳究，在現存幾本傳抄古文字書中，資料來源最駁雜者，首推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一書。例如該書 4.40「上」字，此體未見於先秦古文字，卻又能與漢代金文相合，反映該書所錄古文當有源自漢代文字者，並非全部承襲自戰國古文。再如該書 1.8「禧」字作，與宋人摹錄商周銅器銘文相合，證明該書有些古文當抄錄自《重修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之類的宋人著作。還有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該書 2.1「天」字，經查當源自《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 16 所錄秦璽，而宋趙彥衛早已指出該璽疑非秦物，而是後人偽刻之作，但該書傳抄者無法分辨真偽，還是援例予以收錄。

宋人編纂的傳抄古文字書，常將通假字誤釋為本字。這類誤釋例證，有些一望可知，例如《汗簡》5.66、《古文四聲韻》5.3 假「祿」為「泉」；《集篆古文韻海》1.4 假「媿」為「禔」；《三體石經》、《古文四聲韻》1.17 假「抵」為「祗」。有些需要詳加考證，方可證實為通假字，例如《古文四聲韻》5.7、《集篆古文韻海》5.10「一」字依序作、，其實此二形都是假「乙」為「一」。又如《古文四聲韻》1.35「元」字，與《汗簡》目錄「亢」字構形大致契合，證明前者應是假「亢」為「元」。又如

《古文四聲韻》2.13、《集篆古文韻海》2.12「祥」字依序作𦍋、𦍋、𦍋，參酌《集韻·陽韻》「𦍋，美善也。通作洋」一語，可推知此類構形當為「羊」字繁構，上列古文應是假「羊」為「祥」。〈碧落碑〉、《古老子》「天」字作𦍋、𦍋、𦍋、𦍋，這組古文構形特異，疑應隸釋為「𦍋」，此處古文則是假「𦍋」為「天」。

傳抄古文字書發生誤釋的原因，除了誤以假借字為本字之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情況。例如《古文四聲韻》4.3以「祺」為「福」，係因「祺」、「福」二字義近換用所致。又如《集篆古文韻海》1.8釋「𦍋」為「禧」，係據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釋文而定，惟經比對出土古文可知，「𦍋」其實應是「登」字。又如《集篆古文韻海》3.7「祉」字从亡作𦍋，疑因「止（止）」、「亡（亡）」二旁形近，書手遂將「疋」字訛抄為「亡」。又如《集篆古文韻海》4.14「帝」字作𦍋，此形其實是「上」字，疑因《汗簡》「帝」、「上」二字位置相鄰，杜從古據之抄錄時，可能看走了眼，而將「𦍋」一併置入「帝」字條下。又如《宛委別藏》本《集篆古文韻海》5.33「福」字作𦍋，乍看好像是木部的「福」字，惟經比對該書年代較早的抄本得知，此字原本應作𦍋，當隸釋作「福」，但戰國古文未見「福」字，此疑為漢代以降新造字，在宋人編纂的辭書中，大概受隸楷「示」、「禾」二旁經常形近互作的影響，而將楷書「福」字誤寫作「福」，到了該書明代龔萬鍾本，又根據辭書「福」字改隸作篆，杜撰出古文𦍋字。再如「元」本為平聲字，《集古文韻》21「元」字𦍋，卻被收錄在上聲卷次中，經與《古文四聲韻》3.30「广」字比對方知，𦍋其實是《汗簡》「广」字𦍋形寫訛，又因《集古文韻》將「广」字寫作𦍋、𦍋，酷似楷書「元」字，以致《傳抄古文字編》將之誤入「元」字條下。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傳抄古文字書釋文原本正確，卻被學者指認為誤釋。例如《古文四聲韻》2.2「天」字𦍋，構形特徵與甲金文「大」字無別，有些學者據此主張𦍋字應改釋為「大」，惟經比對出土古文與其他傳抄古文，發現有些「天」字未必特別突顯人體頭部，「天」字古文或作𦍋，當有所本，毋庸改釋。

【責任編校：黃佳雯、郭千綾】

徵引文獻

專著

- 〔周〕呂不韋 Lü Buwei 著，陳奇猷 Chen Qiyou 校釋：《呂氏春秋校釋》*Lüshi chunqiu jiaoshi*，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1984 年。
- 〔漢〕許慎 Xu Shen：《說文解字》*Shuowen jiez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9 年。
- 〔北周〕郭忠恕 Guo Zhongshu 著，〔清〕鄭珍 Zheng Zhen、鄭知同 Zheng Zhitong 箋正：《汗簡箋正》*Hanjian jianzheng*，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1 年。
- 〔宋〕洪興祖 Hong Xingzu：《楚辭補注》*Chuci buzhu*，新北 New Taipei：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1981 年。
- 〔清〕王昶 Wang Chang：《金石萃編》*Jinshi cuibian*，清嘉慶 10 年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1805 年，收入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Beijing airusheng shuzihua jishu yanjiu zhongxin：《中國基本古籍庫》*Zhongguo jiben gujik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08 年。
- 丁治民 Ding Zhimin：《集篆古文韻海校補》*Ji zhuanguwen yunhai jiaob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kaogu yanjiusuo 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Yin Zhou jinwen jicheng shiwen* 第 4 卷，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2001 年。
- 王丹 Wang Dan：《《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Hanjian, Guwen sishengyun xin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年。
- 吳辛丑 Wu Xinchou：《簡帛典籍異文研究》*Jianbo dianji yiwen yanjiu*，廣州 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2002 年。
- 李宗焜 Li Zongkun：《甲骨文字編》*Jiagu wenzi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年。
- 李春桃 Li Chuntao：《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Guwen yiti guanxi zhengli yu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年。

- 孟蓬生 Meng Pengsheng：《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Shanggu hanyu tongyuanci yuyin guanxi yanjiu*，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1 年。
- 季旭昇 Ji Xusheng：《說文新證》*Shuowen xinzheng*，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2010 年。
- 徐在國 Xu Zaiguo：《隸定古文疏證》*Liding guwen shuzheng*，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02 年。
- ：《傳抄古文字編》*Chuanchao guwenzibian*，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6 年。
- 徐在國 Xu Zaiguo、黃德寬 Huang Dekuan：《古老子文字編》*Gu Laozi wenzibian*，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張世超 Zhang Shichao、孫凌安 Sun Ling'an、金國泰 Jin Guotai、馬如森 Ma Rusen：《金文形義通解》*Jinwen xingyi tongjie*，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Chūbun shuppansh，1996 年。
- 張亞初 Zhang Yachu：《殷周金文集成引得》*Yin Zhou jinwen jicheng yind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年。
- 張儒 Zhang Ru、劉毓慶 Liu Yuqing：《漢字通用聲素研究》*Hanzi tongyong shengsu yanjiu*，太原 Taiyuan：山西古籍出版社 Shanx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郭沫若 Guo Moruo：《金文叢考》*Jinwen congkao*，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54 年。
- 陳建貢 Chen Jianguo：《中國磚瓦陶文大字典》*Zhongguo zhuanwataowen dazidian*，西安 Xian：世界圖書 Shijie tushu，2001 年。
- 陳偉 Chen Wei 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Chudi chutu zhanguo jiance (shisi zhong)*，北京 Beijing：經濟科學出版社 Jingji kexue chubanshe，2009 年。
- 陳新雄 Chen Xinxiong：《古音研究》*Guyin yanjiu*，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1999 年。
- 湯餘惠 Tang Yuhui：《戰國文字編》*Zhanguo wenzibian*，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2001 年。
- 馮其庸 Feng Qiyong、鄧安生 Deng Ansheng：《通假字彙釋》*Tongjiazhi hui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6 年。

黃錫全 Huang Xiquan：《汗簡注釋》*Hanjian zhushi*，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1990 年。

——：《古文字論叢》*Guwenzi luncong*，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9 年。

劉釗 Liu Zhao 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Xin jiaguwen bian (zengding ben)*，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2014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于省吾 Yu Xingwu：〈碧落碑跋〉“Biluobei ba”，《考古學社社刊》*Kaoguxueshe shekan* 第 5 期，1936 年 12 月。

何琳儀 He Linyi：〈說文聲韻鉤沉〉“Shuowen shengyun gouchen”，收入中國許慎研究學會 Zhongguo Xu Shen yanjiu xuehui 編：《說文解字研究》*Shuowen jiezi yanjiu* 第 1 輯，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daxue chubanshe，1991 年。

李家浩 Li Jiahao：〈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的「夷屯」及其他〉“Tan qinghua zhanguo zhujian ‘Chuju’ de ‘yitun’ ji qita”，收入李家浩 Li Jiahao 著，黃德寬 Huang Dekuan 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Anhui daxue han yuyan wenzi yanjiu congshu, Li Jiahao juan*，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13 年。

周翔 Zhou Xiang：〈傳抄古文考釋札記〉“Chuanchao guwen kaoshi zhaji”，《語文月刊》*Yuwen yuekan* 2013 年第 3 期。

林聖峯 Lin Shengfeng：〈論《韻海》所錄特殊美術字〉“Lun Yunhai suo lu teshu meishuzi”，《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8 期，2015 年 12 月。

容庚 Rong Geng：〈鳥書考〉“Niaoshu kao”，《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Zhongsh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1964 年第 1 期。

黃錫全 Huang Xiquan：〈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Liyong Hanjian kaoshi guwenzi”，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Shanxisheng kaogu yanjiusuo、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 第 15 輯，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年。

趙平安 Zhao Pingan：〈唐子仲瀨兒盤匱「咸」字考索〉“Tang Zizhong binner panyi ‘xian’ zi kaosuo”，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Jilin daxue guwenzi yanjiushi 編：《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 第 27 輯，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劉建民 Liu Jianmin：〈《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卷三差異性研究〉“*Xinji guwen sishengyun yu Ji guwenyun juansan chayixing yanjiu*”，《中國文字研究》*Zhongguo wenzi yanjiu* 第 23 輯，2016 年 8 月。

學位論文

李春桃 Li Chuntao：《傳抄古文綜合研究》*Chuanchao guwen zonghe yanjiu*，長春 Changchun：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 Jilin daxue guji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12 年。

李綉玲 Li Xiuling：《《古文四聲韻》古文探蹟》*Guwen sishengyun guwen tanze*，嘉義 Jiayi：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zhongzheng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09 年。

林清源 Lin Qingyuan：《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Chuguo wenzi gouxing yanbian yanjiu*，臺中 Taichung：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Donghai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lunwen，1997 年。

林聖峯 Lin Shengfeng：《傳抄古文構形研究》*Chuanchao guwen gouxing yanjiu*，臺中 Taichung：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zhongxing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13 年。

徐海東 Xu Haidong：《《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Guwen sishengyun shuzheng (yi er san juan)*，重慶 Chongqing：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 Xinan daxue han yuyan wenzi xue zhuan ye boshi lunwen，2013 年。

國一姝 Guo Yishu：《《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訛誤的考析》*Guwen sishengyun yitizi chuli ewu de kaoxi*，北京 Beijing：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han yuyan wenzi xue zhuan ye shuoshi lunwen，2002 年。

黃雅雯 Huang Yawen：《《集篆古文韻海》文字研究》*Ji zhuanguwen yunhai wenzi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xuexi shuoshi lunwen，2013 年。

楊慧真 Yang Huizhen：《《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Hanjian yibu chongwen de zai jiaoding*，北京 Beijing：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

論文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han yuyan wenzi xue zhuan ye shuoshi lunwen, 2002 年。

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Yin Zhou jin wen ji qing tong qi zili aoku*, 參見：<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5431>, 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董珊 Dong Shan :〈「弑日」解〉“‘Yi ri’ jie”, 參見：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7, 瀏覽日期：2006 年 2 月 20 日。